

·小小说·

汝瓷盘

◇路扬

时近午夜,抽完一根烟洗了脚,正要关机上床睡觉,手机却争分夺秒般的响了起来,搭眼细看:藏友活贼。这小子多日不见,这么晚了会有啥事?

电话那头带着哭腔:“老兄,你过来下吧,我走之前,还想见你一面。”

“怎么,你要去哪?”

“我没脸再活啦!”

我一惊,头上立马浸出一层冷汗,顾不上给家人打招呼,丢下手机找来车钥匙,风急火燎地便往楼下冲。

“活贼”真名霍翟,自小跟着盗墓贼上道,早就在收藏圈混。人鬼精,性子暴,还爱烧造装化。在县里也算个半褂子“玩家”。我也喜欢古玩多年了,同活贼曾有过多次交道,在圈里算是比较近的藏友。

推开活贼的家门,屋里满乱景象。电视被砸了,地板上到处是破壳残件。沙发罩不知犯了什么错,奇怪地耷拉在一株盆景树上。寻“活贼”,他正撅着屁股,把脸捂到沙发角上愠气。我走过去,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,厉声说:“怎么啦,起来。”“活贼”闻声一震,转身抬眼一下子抱住了我的两条腿,像是溺水人猛地抓住了救命的稻草。我拨开他两只手,要扶他站起。他不站,就势跪下,啥话不说,开始用双手抽打自己的脸,一下,两下,是猛命的抽打,没几下,双脸便充满了血印子。我捉住他双手,把他拉回沙发上,紧挨他坐下问:“究竟咋回事?”他挤着眼睛,咬着牙,语无伦次地说:“汝瓷盘,王八蛋,”“怎么,那个盘不是在你这里吗?”“在个屁,就是这总货,快把老子气死了,”说完,他又抽手照自己脸腮打起来。

说起汝瓷盘我清楚,那是去年春天的事。A市的一个藏友,多年前在生意场上欠下活贼两万元,被活贼追逼的顶不住了,愿意拿出一个汝瓷盘抵债,交货那天,活贼非让我去不行,说是要替他把把眼。老话说:

“家有资产万贯,不如汝瓷一片,”对这种贵重的硬货,我也是书上看得多,亲手把摸得少。

到了A市,债务人打开层层致密的包裹,捧出个巴掌大的小盘,径口约12公分,釉面呈天青色,通体莹润肥朴,光亮似锦,素净典雅,看着这小巧玲珑的东西,我同活贼一时都吃不准。这也难怪,据说眼下国家鉴定汝瓷,也不是大师一人说了算,而是邀数十位专家到场,逐个上手把眼后签字,多数认可才能定性。

见我们俩人犹豫不决,债务人显得很大度,说:“你们拿去请人鉴定吧,东西对了咱们成交,不对再给我拿回来。”没话再说,收

好宝贝小盘我们便退了出来。

活贼性子急,脾气焦,坐上出租车后,没想到他马上就要去机场,我问他去哪儿?他说北京呀,找大师不去北京去哪,我没法,谁让我蛤蟆拴到鳖腿上了呢。

从机场出来,天已经黑了,街上行人很多,各式各样的街灯把夜幕映的透亮。我们顾不上吃饭,直奔用手机搜索的地方——故宫博物院,我说现在都下班了吧,活贼说先去碰碰运气。果然,来到故宫博物院门前,不等我们开口,就有人主动上来搭讪。说明来意后,那人乍一看贼眉鼠眼,态度却十分热情,他告诉我俩,鉴定汝瓷,国家的头把交椅是叶佩兰大师,现在出国了,问我们谭大师行不行。“谭大师是谁,我们没听说过”,鼠眼人说,“也是看汝瓷的专家,你见了就知道了”。

懵头晕脸地上了鼠眼人的车后,串街,拐巷,半小时后在一家文物店门口停了下来。店面很阔,门灯贼亮,跟着鼠眼穿堂过厅,后面是个四壁典雅、古香古色的四合院,走进正面堂屋,端坐在客厅沙发上的人是一双肥硕的蛤蟆眼,想必此人就是谭大师。他的身后,站着个脖颈都露着纹身的红头发,见我们进来,蛤蟆眼和颜善目,满脸堆笑,倒是他身旁的红头发让我心里发怵,顿生一种被人挟持和绑架的不安。

蛤蟆眼屏气凝神地看过我们的东西后,眯着眼想了会,然后不屑一顾地摇摇头,连说东西不对,先是说天青色里泛见月白,釉色不对,再是温润的肤面有种涩躁感,光滑度不对,重要的是汝窑从来没生产过这号东西,器形也不对。他说现在世界上已确认的汝瓷有73件,分别藏在法国卢浮宫、纽约大都会、伦敦大英,以及北京和台北故宫等博物院。民间几乎没有,汝瓷窑口在河南,你们山西咋会有这东西呢?

话已至此,我拍拍活贼,示意马上走。活贼上前收裹小盘,蛤蟆眼却没松手,转身拿出个高倍放大镜,又仔细看了半天才松手。

见我们要走,红头发闪过身挡住了去路,说要交完鉴定费才能走,我问多少,他伸出两个指头,我说两仟,他摇摇头,我靠,这也太黑了吧,我瞟了眼活贼,他眼睛血红,拳头攥得很紧,我推他一把往出走,没办法,这里不是说理的地方,只得挨宰。跟着鼠眼来到前店,我掏出银行卡刷完两万,才逃命似地跑了出来。

生气,劳累,再加上已是两顿没有吃饭,走在大街上,我俩都有点跌跌撞撞。在一家面食店填满肚子后,我问活贼,“现在去哪?”这小子可能是让那帮人气蒙了,斩钉截铁只一个字“回”!

晚上没有飞机,我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进站时,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,我隐隐扫见了鼠眼和红头发,不太真切,想对活贼说,又怕他沉不住气,惹出其它的麻烦来。

天将雾明时,我俩返回到A市,不用说,活贼肯定要找债务人出气。

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,茶几很大,债务人坐在对面。活贼打开包装后,把汝瓷盘举到手上,有点气急败坏地说:“你把我坑的可不轻,去北京来回一折腾,又让我赔进去两万多,从哪弄的假货?还你!”说完,蹭着玻璃茶几的滑面,他顺势把汝瓷盘推了过去,不巧的是,小盘滑过去后,不偏不斜地撞到了茶几边上的剪刀尖上,拿起一看,一个针尖大的瑕疵,毫不客气地留在汝瓷盘的底沿上。这下麻烦了,一个拼命要退,一个坚决拒收,只吵得面红耳赤,青筋暴起,无法下台。按照行规,债务人是占着理的,活贼自知理亏,理穷辞绝后,只好收起小盘打道回府。

从债务人家里出来,天已大亮,东方天际早已被朝霞染得彤红,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神一直不安,总感到身后有人尾随,果然,在我第三次转头扫视时,有个人影幽灵般地闪过了一边,我寻思,如果真是北京人跟着的话,证明汝瓷盘还有价值。于是我对活贼说:“不管汝瓷盘是真是假,回去后你一定保管严实,先别轻易出手。”活贼仍是气呼呼地,直愣着眼睛看我,木纳地点点头。

大概一个月后,活贼突然有天给我打电

冬日寂寂,回忆取暖……

猛地想起,今天是三姐生日(我们一年未见面了),刹那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……很多年了,沐浴着姐姐们的关爱,春风拂面春意和暖。时光无言,滴滴点点,隔着万水千山,都有无声的爱意缱绻。

从哪儿说起呢,想说的爱太多,太多,太碎,散落在这么多年的光阴里。那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。

幼年体弱常有头疼脑热,上学时断时续。三年级才算勉强正常了——迟到是很难免的。迟到的学生要受惩罚的,脖子上要被挂个纸牌,牌上赫然两个黑字“懒汉”。那个冬日,背了书包,一路小跑到学校,没想还是迟了。小班长麻利地将“懒汉”挂在我的脖颈,推我到教室门口,听见同学们的哄笑,羞耻难堪眼里泪花打转转……说时迟那时快,三姐冲了过来,一把将纸牌扯下,撕了个粉碎,漂亮的女教师惊愕的圆睁了双眼。自此以后,上学我不再担心迟到了,没有人敢让我戴“懒汉”牌了。有个哥哥般的姐姐保护,后来的小学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。

记得和姐姐地里拾麦穗。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三姐买了一只冰棍给我,仿佛陶醉的样子唱起了歌。好多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甜凉爽的冰棍——那些歌儿还在我的耳边回荡……

那年我录取到师大,姐姐逢人夸耀妹妹聪明,应届生如何了得。开学那天,三姐护送我到校,帮我置足了生活用品,临走又塞给我一把钱。后来我知道姐姐只给自己留了路费。

找对象的灰暗日子里,姐姐和母亲一样心焦。想让我早点嫁人,又怕逼婚伤了我自尊,言语很是小心翼翼。

只要买衣服,就非得三姐陪着。不管姐姐忙不忙,无论婚前婚后。三姐的眼光杠杠滴!凡是三姐推荐买了的衣服,小伙伴们都一致叫美。有一阵子,咱几乎成了本单位服饰的

风向标呢。

1999年开始建新房,2000年落成。竣工之后,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——吃饭胡乱凑,舍不得给娃买玩具,更舍不得给自己添新衣。新年的时候,我竟然有新衣嚼瑟了;三姐花一个月的时间,精心为我织了件棒针毛衣。腊月我生日的那天,姐姐冒着严寒送到家里。姐说,宁穷一年,不穷一节。毛衣很宽松,里面能叠穿好多,另类的时尚。后来我知道,姐姐也给自己织了毛衣。她给自己织的是混纺线,给我织的是纯羊毛。那件毛衣是深军绿色的,连肩袖,胸前胳膊上有麻花造型。我穿了N年。

2013年送孩子上学,在京呆了一周。姐姐和别人调班,非要陪着咱们游玩,为的是我们少花钱少走冤枉路。跑了好多个大商场,终于为母亲买了姐姐以为满意的衣服,再三叮嘱我不能告诉母亲实价。

在京。我要逛商场,老徐要去书店。折中的路线是先去商场再去书店。从商场出来,已经没了精神。老徐说看看书去,我冲他乱叫乱喊。姐姐说我对老徐言语粗暴,常常不给男人面子。我没吱声,可是开始反省自己。后来算是悬崖勒马改过自新了……没有姐姐的提醒,婚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,不好说。

离京的时候,姐姐给我拿了好多衣物。其实我是不想带的,担心冷了姐姐的热忱,就随她任意拿了。我送出去好多过期的衣服,从北京带回来的还在,尽管我不穿。

母亲一直遗憾的是:供我们姊妹四个读了大学,三姐只读完初中。母亲一直说,犛子要和你们一样有个正式工作,我就放心了。三姐没能继续读书,我们也觉得愧疚。谁说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呢?

说到这里,姐姐仿佛就在我的眼前:三姐身材高挑,容貌比我耐看,做事麻利风风火火。无论在哪里,人气都旺旺……

愿姐姐天天开心!不只生日……

·散文·

冷冷冬日念想那份暖

□吉青云

